

總顧問 姚嘉文

主編 黃哲永

吳福助

金臺文

六十五

全臺文六十五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

蔡幼庭《東遊雜記》

李城《大安港遊記》

附《三六九小報遊記》

提要

李春生（1838-1924），清末臺灣著名買辦，臺北市人。原籍廈門，清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38.1.12）生，其父以擺渡為業，家境貧困，母林氏。兄弟四人，春生行四，上尚有一姐。十四歲時，與父一同領洗為基督教長老會徒，爾後與外國教士朝夕相處，學得一口流利英語；復自力學習漢文，研讀國學、東西洋史地及新舊聖經，學識大進。更外遊滬、港、浙、閩、臺灣等地，聞見日廣。二十歲時，遂投身商界，任廈門英商怡記洋行掌櫃，甚受老闆愛利士所倚重。隨後自行創業，經營四達商行。因太平軍入閩，地方動盪而停歇。尋因怡和東主愛利士之紹介，於1868年由閩渡臺，出任英商杜特經營之臺灣寶順洋行總辦，經營茶業貿易，首先將臺灣茶推上國際市場，使臺灣茶成為北部出口之大宗。臺北築城時，出任築城委員，與板橋林順源共同監督築城工程。劉銘傳撫臺，多項建設平行並舉。他與林維源合資建造大稻埕建昌、千秋、六館街，兩側建築略仿西式，洋商多居此。逮乙未之役，日軍侵臺，臺北擾攘，群龍無首。他唯恐地方糜爛，主張向敵輸誠；此後亦對統治者採取合作態度，因此頗獲青睞。日總督府為敘勳、授佩紳章，登庸為臺北縣聽參事。春生少失學，但勤讀苦研，篤信耶教，竟成為一位思想家，對政治、社會、宗教、人生、宇宙、文藝等問題，都作了認真探索。著有《東遊六十四日隨筆》、《天演論書後》、《東西哲學》、《聖經闡要講義》等書，後三者為哲學之作。

《東遊六十四日隨筆》全書不分卷，撰寫規則依照日期及遊次，主要記錄李春生

自臺灣到日本旅遊的紀程。按李氏為一基督徒，其文不僅僅只是純遊記之作，有署名海外逸人者為其序云「予友李春生者，原一市僧，此次東遊，著有六十四日隨筆，行將付梓，質請弁序。予讀之，始而駭然，繼而肅然，終而歎謂——是書洋洋灑灑約四萬言，一氣呵成，無非借遊歷寫勸懲，揚東以抑西。其勸也，上至帝王，下及黎庶，則其所勸者大，而其所懲者亦深矣。讀者宜於言外求之，庶乎不失隨筆之命意」，這說明李書另有言外之音，海外逸人並以「苦心」、「苦境」形容春生身繫天下國家之安危，今讀其書，確為中肯之評。

因此，李氏出遊日本是帶著某種壓抑的，如其曾謂「予素喜西制，嘗慕改妝效顰，以為利便，奈格於清俗，不肯權變為憾。今者，國既喪師獻款，身為棄地遺民，此次東遊，沿途頻遭無賴輩擲石詈罵之苦，因是決意斷辮改妝，以為出門方便之計」，又謂「是寓後樓憑江，時當上弦，月色依稀。客既去，予復凭欄遠眺，但覺滿江漁火，十里歌聲，徒惹旅人歸思，遊子興歎！」這盡是無奈、苦悶的表達。但與其說是「揚東以抑西」，不如說是推崇日本一國耳，如謂「但日東天然名勝，出門便是佳景，雖竭盡眼力汗血，亦看不盡、遊不了」，此為心羨日本佳景；又謂「嗚呼，日東變通自強，幾乎傾國皆倣西法，若伉儷之道，遠勝中華，而人尚議其後，可不畏哉」，此為意慕日本風俗一端。另外，他也排異端，如云「耶穌者，皇天也。嗚呼！今之儒、道、釋、回暨諸異端邪教，其能幸存，毋為宗耶穌者，鞭笞駕馭，亦幾希矣。此言雖小，特以喻大。所願我國家，自茲推廣是教，以寅迓天和，須國祚丕顯，利權恒擅，是溥海臣民，所仰望而翹企者」，把儒、道、釋、回回俱視為異端，不免落入宗教互相排

斥的窠臼。

按本書所據版本，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蔡幼庭，雲林北港人，父蔡然標為前清秀才；女蔡素女亦為當時北港聞人。按幼庭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台北教育大學前身），曾任北港公學校教諭、訓導。後經商，於北港經營木材、碾米工廠，並經營大正造酒廠，又創立北港信用合作社。蔡氏為當地望族，著有《東遊雜記》。此書不分卷，分〈緒言〉、〈東博上遊日記〉、〈博覽日記〉、〈博覽會觀光日記〉、〈敬錄〉、〈尊命由臺灣赴日本東京博覽會場觀光故典日記紀念書〉、〈觀光日記〉、〈觀光歷〉、〈往內地觀光報告書〉、〈別紙〉、〈東博上遊日記〉、〈博覽會觀光記〉等篇，在各篇下，以日期作為出遊日本之記錄次序。作者自謂「本書係就旅行中各自之見聞，隨意摘錄，以供有關觀光談話之材料」（〈緒言〉），故此書或有實用之動機。本書所據版本，為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臺灣日日新報社之發行本。

《大安港遊記》為李城所編。李氏，父李丁財、子李鐘，三人俱為當時大安庄長，按李城即是為發展地域繁榮而有此書。但李氏並非只是一個地方政治人物，他編此書並有一種人文氣息，印刷老闆黃啟茂即序云「舊時乃繁華商賈之場，紅羊歷劫，神州陸沉，變為蕭條之地，有心人能無蒼桑之感焉！因而歸版圖以來，當局無暇計及中部開港場之施設，以致港口荒廢，人跡衰頽。或藉風光景色，托文士可以表揚地方之生

色。先生素有儒雅之風，爰是特題徵募詩文之舉。其時雅興之士，聯袂而來遊大安者，皆賜佳作，其數不下數百篇。足見為該地之先聲，亦可謂斯文延一線之光彩」，於此可見大安港興廢之況，李城蓋以文化生機作為重新發展地方繁榮之動力，這種觀念對於一個地方首長而言，是彌足珍貴的。此書為徵文作品，全數為二十篇。今本書所據版本，為昭和五年所刻活字版，現藏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目錄

《東遊六十四日隨筆》

序	1
東遊六十四日隨筆	2

《東遊雜記》

緒言	86
東博上遊日記	88
博覽日誌	94
博覽會觀光日記	97
敬錄	104
觀光日記	109

觀光歷	114
往內地觀光報告書一	119
往內地觀光報告書二	124
東博上遊日誌	126
博覽會觀光記	128

《大安港遊記》

黃序	131
自序	132
一名	134
二名	135
三名	137
四名	139
五名	141
六名	143
七名	145

八名	146
九名	148
十名	149
十一名	151
十二名	153
十三名	155
十四名	157
十五名	160
十六名	161
十七名	163
十八名	164
十九名	166
二十名	167

附《三六九小報遊記》

醉鄉遊記	168
------	-----

毛坑遊記	169
滄溟紀險	171
臺灣週遊小記	175
再度山遊記	182
東游日記	184
鷺鑾鼻遊草	224
淡路島遊記	228
北中遨遊小記	229
登壽山紀略	236
浴佛日遊開元寺記	239
遊關子嶺記	244
碧潭遊記	246
和樂園遊記	249
遊臨海道路記	250
旅中隨筆	252
阿里山遊記	255
獅頭山遊記	257

內地漫遊記	263
舊遊追記	284
蘆溪記	287
日誌兩節	288
遊鴛鴦湖隨筆	292
詩瓢日記	298
水簾洞遊記	301

東遊六十四日隨筆

李春生 著

序

予友李春生者，原一市僧，此次東遊，著有六十四日隨筆，行將付梓，質請弁序。予讀之，始而駭然，繼而肅然，終而歎謂，天下之遊者多矣，將慮絕少遭逢，即有同是之際會，未必肯操如是之苦心；使肯操如是之苦心，亦未必知何處是苦境，又胡能道出苦中之隻字哉？蓋今之所謂苦者，是關繫統天下盛衰安危之局，非一人之苦也。是書洋洋灑灑約四萬言，一氣呵成，無非借遊歷寫勸懲，揚東以抑西。其勸也，上至帝王，下及黎庶，則其所勸者大，而其所懲者亦深矣。讀者宜於言外求之，庶乎不失隨筆之命意。嗚呼！天下之市僧多矣，要皆以無市有，以空市盈，以假市真，以害市利，交相競市，欲求一關心世道民情若隨筆者，亦幾希矣，於是乎敬為之序。

明治二十九年六月吉日

海外逸人拜識

維時明治二十九年孟春之月，予得樺山爵帥暨角田少將，驥許日東之遊。行旌既訂，乃於同年二月廿四日，晨起促炊。既食，遂率孫兒延齡、延禧、延昆，及親友輩之子弟李解紛、李源頭、陳培炳凡六童，係擬挈往東瀛肄業者；外此有長隨呂炳一名暨予計八人，及肆中舍下諸戚友之送行者，當時隨予等馳赴鐵道總站。甫至，即見在場各官紳之鵠待恭送憲節者，聚滿長亭，凡屬予知者，莫論中外仕商，相見皆蒙推愛，握手祝別。當時海軍通譯官井原君及同部少佐瀧川君，見予等聯袂驟到，俱皆欣洽逾恒，竭力照護。既而，携手登車，安插位置。無何，樺山爵帥同角田公，及同行大小文武各隨員亦星馳而來。送行諸官紳皆趨前遠迎，施禮祝別。迨鐘鳴八下，始分手登車，鼓輪望北前行，時同車有美國新聞記者禮密臣君，亦在附驥觀光之列。外此又有鐵道長山根氏，亦為附輪回國者，沿途推窗，指示各站鐵路之更改處，與夫一切削灣【彎】就直，劈陡填深諸工程，始晤【悟】此日鐵路較前坦直平順，實有造於山根氏更張整頓之力也。

須臾，車經錫口，瞥見被兵房屋焚毀將半，慘淡情景，目擊心傷，於是深恨土匪種禍害人之不淺也。自是車復疾馳，雖陰雨連綿，穿峽過洞，莫不平瀏如水。既至基隆，大雨滂沱，除政府及各隨員之備有雨衣雪帽者，外此無一不嘆淋頭濯足之苦。至是更信世之詛基隆，謂漬淫地者，良不謬也。經

此一場暴雨，凡在基隆之預備迎送憲旌者，無一不滿面淋漓，掉頭掃興，嘆謂賽浴佛節之有如也。若吾輩一行之被雨所驅者，亦豈能免為喪家之犬哉！幸而傍岸備有兵輪小艇，得以相率競渡，既濟新發田丸商輪，方在鋪張位置，而舟亦鼓輪移動。時予適出艙面，遠眺基江風景，觸見友人秋山啟之君駕一扁舟載予幼孫延緒，飄泊輪側。知為冒險送行而來者，于是惻然有感，舉手示意，揮使珍重而歸，然心將不紓。斯時號筒頻吹，而輪首早有巖島鉞艦前行作導，予舟乘勢啣尾而行。

當時港中尚有兵艦數艘，瞥見憲舟揚輪前行，立即懸旗陞礮，並令水軍攀桅躡班，以示恭送誠敬之忱。但初行港中，途次平恬，諸幼稚亦覺安逸如常，及舟出基屹，風浪漸粗，諸童亦漸覺呻吟眩嘔，幾乎無一能免之者。獨予一路無恙，得以照護一切。日既昏暮，舟亦離基稍遠，從此兩舟互懸警燈，相隨而行。至廿五日破曉，遠眺東方，畧露島嶼痕跡。詢諸舟子，始知為琉球西海外嶼。自是望北再行，至廿六早，已見九洲羣島。雖相隔遼遠，然輪行甚疾，漸推漸進，而諸島嶼亦漸見漸明。及暮，則晨見者皆隱，午見者亦相繼俱沒，而當前之續見者，尤覺漸近漸多。舟子傳言，明晨可進九洲四國海峽，同晚可濟廣島之岸。但此行係得政府諸公提挈，故予同諸孫及各小童，皆得處於優等艙房。其如迫近舟尾，輪機鼓盪，水聲轟轟，顛擺傾搖之苦，

殊難忍耐。諸兒輩呻吟萬狀，叫苦連天，無奈設法為之徙入中艙，始行安恬不擾。越晨為廿七日，舟果駛進九州海灣。

須臾之間，但見兩傍島嶼星羅棋布，水秀山明，勝於描幅。加之風恬浪靜，一塵不驚。同舟諸人，舉皆爭登艙面，極遊目騁懷之賞。至是始信，蓬萊佳境，造化天然，隨在無非名勝。若夫山重水複，秀麗宜人者，尤倍勝畫圖，此所謂道不了萬紫千紅，看不盡五光十色者，其在有天然爛漫之形勝，不肖點綴陪襯之工力也。予雖顛連老拙，生未見東山，長未歷崇岳，然以生平遊踪所至者，較諸此日所見風景，豈敢不曰「曾經滄海，除却巫山」。孟子云「子都之姣，有目共賞」，後之東遊者，當不以我言為謬。地靈人傑，外觀如斯，則國中之風土人物，亦概可想見矣。奚怪詞人，動以仙境，贈寫瀛洲。方徘徊遠瞰，乃侍者敲鐘促餐，予不得已，引身進艙就饌。

既終席，復踱出眺樓，重飽眼福。曾無幾何，時舟已駛進禹品江，下錨灣泊，其地乃廣島泊舟所也。須臾之間，岸傍輪艇魚貫而至，旌旗鮮艷，衣冠都麗，無非為奉命恭迎憲節而至，以故來者無一不身懸勳章，首戴冠冕，雄偉魁梧，令人生怖。碇既下，帥節甫登，而附驥之文武各隨員亦分頭趁【乘】舟，四散登岸。予與諸孫及同行各友，得井原、井深、桑島三君引導，共濟廣島。探囊觀錶，已鐘逾六下，斯時四方近鄰，聞風來觀憲節者，紅男綠女，

扶老携幼，絡繹如織，道幾為塞。其間有一種村童，頑梗殊甚，棄視清國妝者，勢如仇讐，凡予等車輛所過，見者僉詛謂「唱唱保」，譯即「豬尾奴」也。予至是方嘆子輿氏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

嗚呼！可以人而不知變通從權，自甘固執陋俗，苟且偷安，至於喪師辱國，割地求和，而累數百兆生民，共玷「唱唱保」之臭名，不圖一思，廣居、正位、達道諸名義，不亦哀哉！幸而當時得爵憲厚愛，未事已先預飭各屬警吏，臨場照護，吾輩始免投磚擲石之辱。既至大手町，仍同爵憲及文武諸員共宿長沼旅館。甫至頭門，莫論貴賤誰何，皆須舍棄履舄，始獲登堂入室。因日東風俗，人皆席地而居。室中修潔，一塵不染。所謂地者，乃以輕木板，平鋪屋底，板上襯以細席，潔淨異常。屋宇構自杉木者居多，牆壁間隔，或紙或板，皆以活屏遮飾，以示開闔靈動。房間硬牆，裱以各色采箋，鋪陳一切，皆取雅淡幽寂。除庭院園圃盡情栽植佈置，其他住處，入其室不過數幅字畫，一瓶鮮花。屋中不用椅棹，人皆席地膝居。

相見仍守稽首，跪拜之禮。故同是一住房，食則為堂，臥則為室，只爭撤去杯盤，解陳枕被，此乃按常而論。聞凡政府公室，或大戶人家，則猶起居飲食，件件悉從西制。旅館中，所用執役之人，皆係女流，長幼摻半，類多良家麗妹【妹】，或村庄女子。蓋欲學巾櫛者，或不免到此閱歷，是亦風

氣所尚也。然其伺客之殷，雖無微不至，時或至涉於曖昧嫌疑之際，仍自表不愧屋漏，即萬不得已，自知必至於勒馬投梭之地，亦所不辭。要不免過於天真爛漫，因自酒酌杯盤，至於寬衣解帶，或隨客盆浴擦身，悉其分事。傳言此等女郎，雖不禁其別途避道，授受相親，然終能守身自持，不至混及於亂者，亦一奇操也。不然，彼登徒之薄行者，能保其不借行旅為嫖客者，誰其信乎！夜既爛，予同諸孫兒等相聚一堂，席地熟睡，然將不覺其有非常之寒。

晨起，已是廿八日，早飯後，梳浴甫畢，乃隨同諸同行者，僱力車赴鐵道站，轉乘輪車，北向遄行。沿途各站，地方文武、紳耆、父老、稚幼曳紫拖紅，並各學堂之男女諸生，靡不按站排班，跂迎憲旌。既至，兵則吹喇叭、擊銅鼓，民則舉國旗、唱凱歌，喧呼臺灣總督府樺山閣下萬歲。蓋日東風俗，萬歲之稱，庶民有慶者亦隨便可祝。風化如此，志尚若彼，殊令人無任欽佩。予與爵帥沿途同一座車，觀其途次挨站應酬回禮，慇懃優渥，見者莫不嘆服其精神矍鑠、氣度肅穆，誠國家之梁棟也。須臾，車抵神戶總站，寅待歡迎及來觀之成羣結隊者，倍加於前。時予等仍舍汽車坐人力，馳往西常盤客寓。當夜神戶各市廛，懸燈結彩，恭賀憲節，照耀如同白晝。湊巧適江中有兵艦停泊，偵知憲旌過境，乃演放煙火，銀花火樹變幻入神，蓋所以湊趣誌盛。